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六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卷六十二



廣文選卷第一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慾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廣文選卷第六十一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史論二

漢文帝紀贊論

班孟堅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許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賜以几杖羣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乎仁哉

漢武帝紀贊論

班孟堅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異姓諸侯王表論

班孟堅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攬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應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嚮應瘳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

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
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裂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
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古今人表論

班孟堅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
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
乎孔子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
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
為善與與之為善則行彼誰能效與為惡則行彼誰能
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
則可于萃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
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
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
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董仲舒傳論

班孟堅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堯晏
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
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
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循

未及乎游夏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孫龔
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司馬遷傳論

班孟堅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
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明可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
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
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御大夫
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
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
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
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其多疏略或有
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
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
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
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
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楊雄傳論

班孟堅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竒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秦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
 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
 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廼如是實好古而樂道
 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
 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
 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
 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
 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
 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
 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
 棻復獻之棻誅豐父子投棻四裔離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
 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
 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
 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
 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當從雄居
 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
 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
 甌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
 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
 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

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班固傳論

范蔚宗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敷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臚臚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夫固謫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太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王仲傳論

范蔚宗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抵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况其况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蒙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

則美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通行
用明居晦回沉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
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
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其源百慮而一
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
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
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
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
時寬猛相濟刑書鑿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
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
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
之說貴清靜者以庸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
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敝宜流於
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
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
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周黃徐姜傳論

范蔚宗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
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
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
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
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

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去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旣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左雄周黃傳論

范蔚宗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



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騁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裼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後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究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鑿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繫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

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黨錮傳論

范蔚宗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旣衰狙詐萌起疆者以缺勝爲雄弱者以詳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仗劔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恣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蠶吾侯受學於甘

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誣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卽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允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獄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逖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有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占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

皇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
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
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
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
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
侯覽意旨上書言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
部黨圖危社稷以儉父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
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
恭爲八顧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襄爲
八及刻石立墀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
儉等大長秋曹節用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

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

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

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

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

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徒廢

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求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

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

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

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

長和海上海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

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

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巾賊起中常侍呂疆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
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
言乃大赦黨人誅徒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
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
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
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翌附祖淑傳張邈
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
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
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
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
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廣文選卷第六十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史述贊

五帝紀贊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
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
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